门卫老白

雷志帆

周一上班, 走进大院, 看到门卫 室老白和另一位门卫室的工作人员正 低着头,弯着腰,吃力地打扫大院里 的卫生。说打扫卫生,其实就是打扫 院里的落叶。时值深秋,挂在树上的 枯枝败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阵阵 北风的呼号之下,趁着夜幕的掩护, 悄无声息地回归大地, 似化作泥土的 归宿。院子里的落叶并不多, 围着园 圃周边栽种的,是几棵高大挺拔的辛 夷树——在我的家乡,辛夷树被赋予 了高雅、唯美、充满希望的名号"望 春花"。

老白挥动着手中的扫帚, 左右开 弓。再看那叶子,似俏皮的玩偶,一 会儿欢快地跳起,一会儿又从扫帚的 缝隙中溜走。老白不紧不慢,再次挥 一下扫帚, 直到彻底收拢住落叶的脾 气。"扫帚不到,那灰尘是断然不会 自己走的。"这句话不知怎么回事, 忽然就从脑海中蹦了出来。我走上 前,打了声招呼:"忙着哩,老白!" 老白应声抬起头来:"起得早,顺手 就扫一下呗!"我知道,这份工作其 实是由保洁员负责,但上班时间还没 到,保洁员没这么早到岗。

认识老白很偶然。虽然他来到我 们单位当门卫很长时间了, 但开始并 没有印象,或者说,印象不深。铁打 的营盘,流水的门卫,一茬接一茬的 门卫,来了一拨又一拨,走马观花似 的。不要小看门卫,在当下这也是个 紧俏岗位。原先县里为了安置"四 零""五零"人员,就是安置企业四 十岁五十岁的下岗职工,后来扩展到 凡是身体结实没毛病,还能发挥余热 的,都能通过县保安公司的招聘,安 排到政府、金融、司法等机关单位, 负责安保工作,说白了,就是机关门 卫。每月虽然只有一两千元的薪水, 可起码能吃饱穿暖,有零花钱——按 照老白的说法,不用再花孩子们的 钱了。

认识老白,说具体一点,就是真 正认识老白那一次——是我母亲在离 单位不远的洛书小区居住时,由于有 急事找我,竟然摸到单位门口,报出 我的名字, 然后, 老白通过电话找到 了我。从那以后,我算是认识了老 白。后来,我因工作经常熬夜加班, 每次从办公楼里出来, 总是习惯性地 在大院里溜达几圈,此时但凡老白

在,我就会喊他一块在院里散步。边 散步边聊天, 我得知他原来在商业系 统上班。说起在商业系统上班那段日 子,朦胧月色下老白如数家珍,说话 的声调明显提高,喜形于色中有着掩 饰不住的自豪。他说,那个年代物资 紧缺,人们凭票购物,托关系、走后 门买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 等。说到最后,老白的语气忽然变得 低沉,神情也有些黯然。虽然老白不 明说,但我明白,世事如大浪淘沙, 总有一些人和事会大起大落, 起起 伏伏。

认识时间久了, 我对老白的印象 就更为深刻,这不单单是老白在单位 工作时间长了的缘故。我发现,门卫 室的人员待不到三年五年,走了一茬 又一茬,可老白却纹丝不动,估计有 十年以上了。平时在单位,大家都能 看到,老白他们早上上班时,身着安 保制服,整齐地站在大院门口,迎接

上班人员。上班后,都在门卫值班 室,着装整齐,对进出人员进行登 记,热心地电话联系邀约的干警,不让 办事人员空跑。下午,抱着一摞报纸杂 志,往各个办公室分送。到了晚上,夜 里起来巡查, 忘记关灯的上去熄灭, 发 现办公室有空调没有关闭的, 就及时联 系干警。曾有好多次, 我在单位值班 时,晚上的走廊灯,总是有人关掉,听 老白说,那都是他们晚上最后巡查时关 掉的。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 听说是老 白定下来的一套安保规程,并带动其他 门卫执行起来的——后来才知道,老白 是门卫室人员的组长。火车跑得快,全 靠车头带,这个组长大小是个"关键 少数"。估计是老白自身素质硬,把别 人瞧不起的工作当成像样的工作来 干,而且干得像模像样,有条不紊, 所以,才被长久地留了下来吧!

现在回想起来,和老白打交道 最多的,都是麻烦老白的事儿。我 们搞宣传的,外出摆放展板,就是 一大堆活儿。以前人员少、任务 重,一遇到需要摆放宣传展板,我 就到大院门口找老白——正像当地 俗话说的"熟人能多吃四两豆腐 呗",就是人多力量大的意思。我请 他帮忙打开单位西边仓库的门,我 一边说着外宣的内容,一边请老白 在一摞一摞堆放着的展板中翻箱倒 柜查找,就是为了给单位省点钱。 老白也不推辞,也不嫌灰尘大,一 个一个展板找出来,一张一张地摆 放在铁架子上。接着,老白轻车熟 路地从门卫室拿出一卷玻璃胶带, 摸索着用手指甲抠出头绪来, 拉开 胶带,看着长短,用牙齿撕开口 子,把撕下来的胶带递给我,我再 把架子上的展板固定结实,或者他 直接撕下来,捆绑好。随后,我和 老白一起抬着固定好的展板,摆放 到单位大门外, 供来往行人观看。

绿海·风景

晚上,不用我吩咐,老白和他的门 卫室人员就会把展板抬进院里,第 二天,又重新摆放出去。需要宣传 几天,老白他们就会给服务好几 天,不用我再操心。 说起老白,让人印象更深的,还

是老白的身兼数职。他不仅是门卫值 守人员、单位安保人员、报纸收发传 递人员,还是清洁人员、服务人员, 也就是说,哪里需要,哪里就有老白 他们的身影。大院有落叶, 他们会拿 起扫帚清扫;苗圃旱了,他们会打开 阀门浇灌——有一次我看到,老白竟 驾驶着防疫时的专用三轮车,灌满水 给树木喷水。冬天,大雪压弯了竹 梢,他们就会拿来长杆,戳掉竹顶上 的积雪。大雪封路时,老白他们就会 拿着铁锨,给干警清扫出一条上下班 的路来。在我看来,老白他们,眼中 有干不完的活儿,他们看似门卫,说 是安保人员,实际上他们就是服务的 代名词。老白的同事说,从来没听到 过老白的抱怨声,他总是任劳任怨,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出现身着安保 制服奔波劳作的身影。

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一次周一 单位举行升国旗仪式时, 门卫室老白 和他的两名同事竟然和我们一样,着 装整齐, 齐刷刷地站在大门口, 面朝 国旗,神情肃穆地行注目礼。打那之 后, 我发现, 凡是单位升旗, 老白他 们一直坚持和我们一道参加升国旗仪 式……老白他们,从不看低自己,从 不卑微自己,他们把自己的身心融入 到检察工作中, 高大的身姿自然有高 贵的心灵,在映照,在熏陶,在洗 礼。不要轻忽一个普通人,他的精神 世界同样深邃、精彩。

与老白接触多了, 我还知道, 老 白家里有个老母亲需要他照顾;还有 一个孩子, 在郑州地铁公司上班, 隔 三岔五地,会寄来很多包裹——这时 的老白就会露出或得意或满足的神 情。接触多了,我还知道,老白是个 慢性子,说话不紧不慢,办事不急不 躁,虽然有时是按部就班,可都是有 张有弛, 井井有条。稳重, 豁达, 朴 实,组合成他身上最不易让人看出的 特性和质感。一个不起眼的人,一个 不起眼的岗位,让我有了不一样的认 识和感悟。

"这里有你一个快递,你下班来 取吧,不要忘了哦!"临下班时,门 卫室老白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放下电 话,望着窗外,我看到树的黄叶随 风飘落, 你我他, 又要迎来一个季节 的翩然光临。

(作者单位:河南省洛宁县人民 检察院)



珍贵的钥匙

石朋庆

如今,每个人的身上恐怕只有两 样东西如影随形了,一个是手机,另一 个是钥匙。手机的普及,不过是近十几 年的事,其功能却包罗万象;钥匙虽然 自古有之,种类也不断翻新,但它始终 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开锁。

我赞叹钥匙这种永恒不变的功 能,无怪乎,人们普遍将连心锁与钥匙 用来比喻永结同心的爱情。

我最早拥有自己的钥匙大约是5 岁的时候。记得那时, 我还住在乡 下,父亲在乡卫生院上班,母亲在生 产队里干活,几乎没时间管我,于是 就在我的脖子上挂了一把钥匙,放学 后便可以回家。那天,天很晚了,母 亲还没回家,我到禾场等她时,把脖

子上的钥匙取了下来, 当成一种玩 具,使劲地转着圈子甩,没想到手一 脱,那把钥匙飞得无影无踪,应该是 飞到水田里去了。

没有了钥匙,我一下慌了,像失 去什么似的,生怕母亲责怪我。母亲 知道后,还到钥匙可能掉落的水田里 找了又找,也没找到那把钥匙。那天 晚上父亲回来后,狠狠地批了我一 顿。他说,钥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 西,掉钥匙比掉钱包还过分,叫我以 后不要把钥匙当玩具了。说完,他把 自己的那把钥匙,系了根红带子,挂 到了我的脖子上。

那时,在我看来,掉了钥匙,就 意味着不能回家,不能回家就不能吃

饭睡觉,就不能按时上学,形成一种 恶性循环。还有,掉了的钥匙万一被 小偷捡到,那就麻烦了——我越想越 后怕。难怪父亲说,掉钥匙比掉钱包

近些年,把钥匙挂在孩子胸前的 现象好像越来越少了。在孩子脖子上 挂钥匙,让钥匙展现在胸前,可能会 让某些不法分子摘下孩子脖子上的钥 匙而入室行窃,给家庭财产和成员安 全带来威胁。因此,从安全出发,现在 的家长大都采取把钥匙放在书包或比 较隐蔽的某个地方,让孩子牢牢记住, 不让孩子将钥匙拿在手上当玩具玩。

真正知道钥匙的重要,还是参加 工作之后。那时,我在一家医院的门 诊药房上班。主任将药房的一把钥匙 郑重地交给我,对我说,药品是关系 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治病救命的特殊 商品,管好药品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 命健康安全。我拿着这把沉甸甸的钥 匙,深感肩上的重任。看似管的是钥 匙,实则管的是药品,平时,要保证 药品品种不能缺,数量不能少,质量 不能劣。那时,工作任务虽然繁重, 但我从没放弃对钥匙的专注度——可 别让钥匙又飞到"水田"里啊!

岁月轮回,时间流逝。每个人的身 上,钥匙会越来越多。少则三五把,多 则八九把,无论是哪一把都承载着"责 任"二字。家里的钥匙,是家的责任;办 公室的钥匙,是工作的责任;车子的 钥匙,是安全的责任。

因工作需要, 我换过不少单位, 每到一个单位,都会得到新的钥匙。 有一年,我调到一家机关单位,领导 交给我一把钥匙,要我管理干部人事 档案。我知道,干部人事档案是一个人 生命轨迹的某种写照,是用人单位了 解一个人情况的重要资料。把我放到 这么一个重要岗位,给我这把贵重的 钥匙,让我存好管好用好干部人事档 案,可想而知,单位是多么信任我、器 重我,我深感责任重大。那些年,我如 履薄冰,生怕有一丝的闪失,哪怕是一 点点的差错。我时刻提醒自己,努力工 作,不负期望,将这把钥匙管得紧紧 的、牢牢的。偶尔一恍惚,看不见钥匙, 我就会惊出一身冷汗。

人生其实也是由一把把钥匙串起 来的,每一把钥匙的背后都会有一段 精彩的故事。每一把钥匙都是珍贵的。 珍惜钥匙,便是珍爱自己的人生。

(作者单位:湖北省大冶市人民 检察院)

第一次"单飞"

几十年前,我初入"检门"不 久,便有了一个新头衔——书记员。 每当外出办案,我就拎着一只黑色的 人造革公文包,不紧不慢地跟在案件 主办人身后,像一个跟班的伙计。

记得有一天正在上班,科长叫我 去他办公室,递给我一个已经开启的 信封,说里面有个举报材料,需要下 乡去核实一下情况。原以为只是让我 去配合工作, 谁知科长说其他人都在 忙着办案,让我自己一个人下乡,到 乡里找领导给安排一名干部协助开展 工作。也许是习惯了平时的辅助办 案,猛然一听是要我一个人独自去核 查案件线索, 我顿时就有些慌神了。 本想大起胆子问一下能不能安排其他 人去,但从科长的语气中听得出来, 这事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只好硬 着头皮答应了。

接受任务后, 我便提前到车站去 买第二天的车票,却被售票员告知, 因持续降雨, 乡村公路塌方, 我要去 的地方班车已经无法直达了,中途下 车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步行。任务在

身,也只有边走边看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便坐上了开往 乡下的班车。清晨的山里格外安静。 沿着崎岖的乡村公路,破旧的班车一 路摇晃着,就像老牛一样喘着粗气, 最后停在了一个集镇上,司机说前面 塌方公路不通, 班车只能到这里了。

下车后,我一脸茫然,连东南西 北都分不清。到街头一家小食店问 路,正在炕饼子的伙计很热情,说我 要去的地方还有二十多公里, 前几天 连续下大雨,路上好几处地方垮塌, 大小车辆都没法通行。无奈之下,我 买了几个饼子带上,独自一人开始步 行前往目的地。

夏季的太阳火辣辣的,刺眼的阳 光照得人有点头晕目眩,没走多远就 汗流浃背、腿脚发软了。到了一座山 脚下,我看见几条蜿蜒曲折的上山小 路,因担心迷失方向而不敢走,只好 一直沿着盘山公路走, 一路上边走边 歇,饿了就啃一点干饼子,渴了就喝 几口山泉水。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行 走,终于到达目的地。

山区的夏天,是一个任性的季 节,天气就像细娃儿的脸,说变就 变。下午的天空还是艳阳高照,到了 傍晚时分就阴云密布,随后便开始下 雨。乡政府的客房比较简陋,一只电 灯泡吊在屋梁上,借着昏暗的灯光, 我再一次把举报材料反复看了几遍。 根据材料中反映的具体问题,对涉及 的相关人员进行梳理,按照由小到 大、由外及里、由次到主的思路,逐 一对需要调查了解的问题、可能出现 的特殊情况和应对策略进行预判,然 后详细列出长达十几页的调查提纲。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时间已近凌 晨一点。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伴随着 阵阵狂风,黑暗中雷鸣电闪,如同怪 兽在夜空中撕咬哀鸣。躺在客房的木 板床上, 我丝毫没有睡意, 想着第二 天将要开展的工作,一夜辗转反侧, 几乎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大早, 乡民政助理员老 杨就来到客房楼下。简单交谈后,我 们便冒着小雨开始进村。老杨是乡里 安排的向导,负责带路和帮忙找人,

了解情况、制作笔录和查看账目、收 集资料,自然都是我的事情。每到一 个被调查人的家里,在自我介绍、说 明来意后,我都按照事先拟好的提纲 进行问话,边问边听边做笔录,直到 宣读笔录、签字捺印后,心里才长舒 一口气。

那时乡下的路全都是土路,几天 连续降雨,许多地方都出现山体滑 坡。一些羊肠小道垮了, 无奈之下我 们只好穿过山林绕道而行, 一路上手 脚并用、连爬带走,好几次不小心踩 在松动的石块上,险些滚下山坡。每 经过艰险路段,几乎都是胆战心惊 的,常常被吓出一身冷汗。

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 我完成了 对举报材料所反映问题的核查,准备 返回单位。那天上午, 我正收拾着东 西,突然听见汽车的喇叭声。我从客 房窗户探出头去,竟然看见院里那辆 上黄下红的囚车出现在街头, 但我还 没来得及大喊一声, 囚车就消失在小 街的拐弯处了……唉!

既然与囚车无缘, 我便打起精

神,再次步行二十多公里去赶班车。 后来才知道,经过抢修,公路上几处 垮塌的地方已经可以勉强通行小车, 单位的车刚好送人下乡返回, 但司机 不知道单位有人在乡里, 让我梗着脖 子望车兴叹了好久。

回到单位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材 料。开始草拟调查报告,逐一叙述调 查所涉及的问题,重点对证据情况进 行分析, 最终形成了信访举报问题失 实的结论。随后,对调查报告反复斟 酌修改,又工工整整地重新抄写一 遍,最后才正式送给科长审核。

推开办公室虚掩着的门, 见科长 正在跟几个同事商量工作。在听取调 查情况汇报后,科长接过调查报告仔 细看了起来,同时还翻阅查看一些证 据材料,并时不时地问一些细节。随 后科长在报告上签署意见, 叮嘱我把 所有材料装订后交给内勤存档备查。

我刚退出房间想关上门,就听见 科长的大嗓门:"这个材料反映的问题 成案率不大,所以专门交给这个小伙 子,让他去'单飞'一次,就是要让他去 练一下胆子。大家以后对年轻人也要 多给任务、多压担子、多教方法,只有 多锻炼,才能尽快学会独立办案。"我 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安排我一个人

单独下乡的真正目的啊。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 检察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行走旷野(外-首)

陆续地,我听到你南进的足音 正越过阿尔泰山、天山 黄尘漫卷在风里 铺展的通道正一一敞开

写意的山,抒情的河 吟咏的禾田,描绘的草木 我在东岳之巅挥一挥手 所有的盛景中,我依然繁华

谁能辜负这土地,走 我做不到决绝、无情 蓬勃、弱败、枯荣 仍以站立者的姿态 你看,那气场 那茂盛,仍在陶醉你,温暖你 消减途中的疲惫与艰辛

没什么放不下,这天地轮回 我用全身气力 目染冰天雪地 哪怕一点点微寒冲击 也只愿在无憾中消逝 回忆化作冬日里的银装 我的笑容里一直闪着光

谷子记

老远便嗅出你的味道 记忆里的醇香 自味蕾回旋 一瞥此刻,金色镶嵌 这个盛大的节日 更为璀璨

秋天的梦,怀揣着希冀 然后,冬天的念想 孕育生机 沉甸甸的深情压向大地 感恩,源自季节与季节的更替 阳光与雨露的恣意

我知道这一刻 母亲的笑,自秋风中送出 轻漫的腰身中唱一曲 风雨同舟的舞蹈 而父亲凝视大地的目光 穿透了时光的苍茫

扬起又洒下,稻场上的 懵懂孩童脸上憨憨的笑容 留住了一抹夕阳。炊烟下 一碗米粥的蒸腾之气 经久不散,唇齿留香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人 民检察院)

我的职责

张旭升

我的职责是---把太阳从黑暗中推出来 冉冉升起,普照大地

我的职责是---

举火把,引领迷失方向的人 回自己的家

我的职责是---找准每一处溃烂的部位 剔除,愈合

我的职责是---在悬崖峭壁凿石铺路 让无期绝望的人抵达彼岸

我的职责是---干涸土地清澈的泉水 唤回将死的生命

我的职责是—— 灵魂的使者 把出窍的魂魄送回肉体

不要冷眼看我 更不要仰视我 我是你们的亲人 与我掏心掏肺地叙谈 痛苦与眼泪自会消散

你们误以为我多么刚强 我的心也是肉长的啊 会痛,会撕裂,也会流血

请收起你们的暴力吧 隐藏于内心,化为一朵雪花 着地而化,滋润一粒尘埃

我不愿看到恐怖的眼睛 不愿看到哭泣、哀嚎、血腥 我愿意将它们掩埋

(作者单位:甘肃省平凉市崆 峒区人民检察院)